



茨,用茅草和芦苇盖成的房子,单看这个字,有古意。让人想起两岸一座又一座的茅舍,被茅草和芦苇叶成全的茅舍,秋日,有青草的香,在阳光下,似一个个金顶。

茨,还有另外一个寓意:蒺藜。也许很多人不知蒺藜为何物。蒺藜,是一种植物,结出的蒺藜果浑身都是毒刺,小时候,在田间行走,常常被扎着脚心,刺心的疼,继而是痒疼,毒气会让你的脚心半个月不得安宁。

老辈人也有说这个“茨”,其实就是“次”,意思是仅次于淮河的一条新的河流。没错,茨淮新河,是淮河支流,淮北平原治淮期间修成的人工黄金水道。

它是茅草的河。秋日,沿河行走,河边有如雪的白茅草,似从《诗经》里走出来的植物,也似从《诗经》中流淌出来的河流。我去过多次茨淮新河,后来,每次读到“在水一方”之类的句子,总觉得那水就是指茨淮新河,那个苦苦在水边翘首以待的女子,那个白了头的伊人,就是茨淮新河旁边村庄的女子。

怎可能是茨淮新河呢?这是一条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凿的一条人工河流。茨河、西淝河、芡河,都是它的支流,这么多的生僻字扎堆聚集,让人觉得,每个生僻字就是一朵浪花,一个个生僻字结队在一起,一簇簇浪花集聚,成了一条河流。

对了,忘了哪位哲人说的了,一个地名如果是一个生僻字,这个地方多半是古地名,这么多生僻字在一起呢?古意丛生。

父亲提及茨淮新河,总是口若悬河。他口中的那条河,融合了一代人“上河工”的记忆。那是铁锹、抓口、条筐、板车、纤绳等在内的所有农耕文明应有的工具。那些平日里在田畴之间劳作的工具,成了掘地为沟为河的工具。对于一片土地来说,这些工具,原来是帮土地梳理头发的,现在成了做个小手术的手术刀。原本是按摩,后来成了做手术,一切都难不倒勤劳的劳动人民。

从春到冬,河的一天天有了该有的

样子,对于每一个茨淮新河的工人来说,这条初具雏形的河,是他们共同的女儿,家有女儿初长成。自家的女儿怎么看都好看,自己一锹一锹、一榔头一榔头,一筐又一筐,雕琢出来的,那感觉,像是玉雕师面对一块璞玉。

父亲说,上河工是最苦的,但是,所有人都比着干,抢着干,像是在开一条自家的河。河挖下去,土地凹下去,河边的河堤凸起来,像一个个小土包。父亲伸开手给我看,他那满手的老茧,金黄金黄,像极了皖北大平原上的黄土,更像是茨淮新河河堤上的一座座小土包。

在茨淮新河蒙城段,看货轮。压得很低,船舱很满的货轮,马达声如呦呦鹿鸣。旧时,这里是漆园,庄子的漆园,也有鹿,鹿鸣声声,在旷野上如悠长的号角。此刻,在河畔,看茨淮新河的水在船舷上写诗,沉闷的,奋力向前的诗章。

茨淮新河边的草根,是甜的,河上的云是白的。白云千载空悠悠,哪里需要千载?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河是新的,河畔的我尽管年届不惑,也是新的,我与茨淮新河相比,也大不了它几岁,我说的是从这条河竣工那天算起,若是从第一锹开凿来算,茨淮新河比我还要大出十余岁。

“女大三,抱金砖。”这说的是皖北人找对象。那么,一个人与一条河劈面相逢,且这河大出十几岁呢?

河大十好几,传说满天飞簸箕。那些热火朝天的传说,如同上河工兜土的簸箕一样,你扔给我,我扔给你。上了河工,谁家小伙被另一家的老者看中了,把女儿许配给小伙;因为运输一车土,向上推车的时候,车倾覆了,幸亏一位彪形大汉出马,在车倾覆之前拽了一把年轻人,两人就成了八拜之交……挖河工的间隙,我说的是有月亮的晚上,下了工,会有酒和花生米的香味,累了,就喝点,那些年岁的酒香,还有猜拳行令声,与今天我在河畔听到的马达声竟然出奇相似。

对于每一位上河工的人来说,破土起锹的号子,又何尝不是另一种马达?

在西淝河畔的一处农庄里,我吃到一条鱼。主人说,这是茨淮新河游来的鱼。我问,何以证明是茨淮新河的鱼。主人答:鳞色深,则水深,杀鱼的时候,格外有劲儿,水深,鱼才欢。证明在大片水域生活过。

我在吃这条鱼时,闻到了当年父亲手上的土腥味,或者可以称之为泥土的香氛。那时,我刚刚两三岁,依稀记得,茨淮新河通航以后,又去修了一些扫尾工程,父亲回来,黑了许多,也结实了许多,他抱起我的瞬间,秋衣上仍有泥土味。这泥土味,和我在农庄里吃到的那条鱼的后味,一脉相承。

在年届不惑时,逐渐想明白很多事情。那么,一条河在其知天命之年,会有着怎样的变化?

旧时,临时生产队的小灶上是馒头和咸菜;今日河畔的农家乐里,是整条鲢鱼,用火红的朝天椒烧成麻辣鱼头,是河畔的散养野鸭,腌制的鸭蛋,双黄且流油,吃上一口,像极河畔人家日子。

茨淮新河,在它四十岁生日的时候,两岸的人早已不为吃喝发愁了。现如今,挖河,再也用不着人海战术,挖掘机出马,事半功倍。

茨淮新河之水滔滔东流,历史的每一朵浪花都是旧的,也都是新的,以河为鉴,我们且待下一个更加美好的愿景乘风破浪而来。

九月八日,是张爱玲的忌日。确切说,她离世于八日之前。八日是房东通知她遗嘱执行人林式同的日子。

黄舒骏《改变1995》中有一句:张爱玲在秋天/渡过了她最后一夜……

这一年,邓丽君、黛安娜相继挥别人世。

一晃,二十九年。

八日当天,许多人纪念张爱玲。

实则,她一直活着的。她通过文字不朽。

这也是大量文学创作者最高理想,纵然肉身不在,我的书依然有人读,我的文字替我活下去,一直活下去……

张爱玲终年74岁。据法医言,她大约逝于心血管类疾病。

我总是惋惜,她原本可以活至84岁,甚至更高,还能写出许许多多文字。

留下三十余万美金,以及无数手稿,一齐赠与宋淇夫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笔积蓄,并非小数目。

她租居的家异常寒素,一无家具。连书桌也不愿置办,若干不朽之作,写就于垒起的纸盒上。当真是梭罗的拥趸了,将极简主义推向极致,连厨房内均是一次性碗筷。

深知大限来临,一件一件,将身后事安排得妥妥帖帖,甚至细心到将证件包放在门口显眼处。这个人高自尊了一辈子,临了挥别人世,也要想着给警察免去麻烦,让他们不必翻找,轻易拿到自己身份证件去注销。

何等的体面,而有尊严。

她生命最后几年,与宋淇夫妇通信中,话题总绕不开“看病”,排漫长的队,看牙,看胳膊,看皮肤……她去的公立医院,大量时间都花费在无期的等待上了。那么多的储蓄,也不舍得预约家庭医生。

她本该有更加优渥的生活。只是被时代生生耽误了。

尚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不曾沦陷,以她一贯优异的成绩,港大本科毕业后,一定可以拿到英国藤校奖学金,一路硕博读下来,于异国谋得一个终身教授的教职,岂非易如反掌?

这样,日后的她再也不必有书信中频频托人为自己联络一份闲差的尴尬困苦,甚至不忘谦卑加一句:薪水不必高,够用就行。

每读她给庄信正、夏志清诸友信件,这俗世中的“疑难”,这逼窄现世给予她不可逾越的烦恼,不免痛恨,何以于天才的她如此不公……

有一年,行旅宝岛台湾的她,突然收到赖雅中风入院的电报,没有直接回美的她,径直去到香港写剧本——宋淇为其揽到电影《红楼梦》剧本的活。她要通过一支笔挣一笔资金,给丈夫治病。家信中,无奈倾诉自己写剧本,写到眼睛出血,形容自己整日狗一样累……彼



时,借居宋淇家的她,一颗心何以安稳?

末了,电影拍摄计划搁浅,一分钱也未挣到。这俗世泥泞,一次次拖累着她,消耗着她。

后,赖雅故去,总算暂时停泊下来,少了些辗转,以十年时间,写出《红楼梦魇》。

去美后,《易经》《雷锋塔》等长篇相继以英文完成,包括中短篇小说数则,以及对年轻时的长篇小说大肆修改,注释《海上花》等。若非宋淇善意阻拦,《小团圆》早三十年便出版了。

不朽之作《秧歌》,被蒙蔽多年。相信多年后,会迎来公正评价。

她一辈子,简直没过上几天舒心日子。自港大辍学,回上海圣约翰大学勉强读了一年,许是不想低声下气伸手拿父亲学费,彻底弃学。21岁年纪,开始小说创作,到处投稿,渐声名鹊起,负担起自己。对姑姑感情最深……父母那里不曾获得的爱,终被姑姑补偿。多年以后犹记,有一回说想吃豆沙包,姑姑听进去,竟学着蒸出。她一个人站在厨房捧着那几个包子,湿了眼睛……

这一辈子缺爱的大才,逝后,赢得了一代一代读者万千的爱。

中国近代史上传世的女作家,同生于民国。一位张爱玲,一位萧红。萧红更是让人意难平。留下不朽名篇《呼兰河传》的她,忽然静止于31岁。

前阵,河南作家青青于摄氏40度高温中穿行于重庆,往北碚访复旦大学旧址……我是从她的转述里,首次得知,当年,曾有同仁邀请萧红留在复旦教书之事。

无比痛惜……她当年留下就好了,不去香港,避开战争爆发,也不会被误诊……

萧红的理由是,要静心创作。

她就是这么纯粹,一心只能扑在一件事情上。

殊不知,大学里教书也可以摸鱼,一点也不耽误写作。当下多少作家成名后不都一样在大学摸鱼教授创意写作么?

同样是香港,同样是战争,毁了两位女作家。一位被毁了学业,致使日后的她屡屡受挫于谋生职业的选择。另一位,搭上年轻的生命。

她们不在了,她们的文字一直替她们活着。

虽说时代愈发糟糕,但读书人永不绝矣。这一群,作为寒夜烛火,虽微茫,但不会熄灭。他们才是文明延续的纽带以及薪火传承者。